



“汴泗交流郡城角，筑场千步平如削。”徐州，汴泗交汇，故黄河穿城，自古便是因水而生、因水而韧的城市。作为江苏省唯一的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，这座城市曾背负着沉重的“生态欠账”：百年开采留下大面积采空塌陷，水系格局被扰动；老城区雨污管网建设年代久远，存在错接混接现象；多条河湖地处苏皖鲁豫四省交界，跨界协同治理一度面临壁垒。面对复杂的历史欠账，徐州治水没有走捷径，而是坚持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思路，围绕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安全“四水”统筹，织密地下管网、城市防护、河湖生态、资源循环“四张网”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治水兴水，推动城水共生。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市累计投入超过230亿元，推动水务事业系统性重塑；1017条幸福河湖串珠成链，日供水能力提升至245万吨，城乡供水全域保障能力显著增强；全市国考断面Ⅲ类水体比例提升至100%，大沙河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；累计新建改造修复雨污水管网1767公里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提升34.69个百分点。从“一城煤灰”到“碧水绕城”，百年煤城的治水答卷，正是一次从“工程思维”走向“系统思维”的完整实践。

织就水环境治理网 从末端治理到系统治理

过去治河，往往是清淤、种树、修景观步道，河里黑了再清，清了又黑，几代人陷入反复治理的循环。奎河便是典型。这条发源于云龙湖的徐州主城区重要排涝通道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沦为远近闻名的黑臭河道，历经多轮治理仍是水务人的心头之痛。2023年10月，市区奎河水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正式完工，封存16年之久的奎河建国路段成功开盖，整条河道迎来从内到外的全新治理提升。如今，奎河全地下式污水处理厂地面公园正在加紧建设，已初现雏形。家住附近的市民王桂英感慨道：“这个污水处理厂深藏在地下20米，地上变成老百姓家门口的休闲公园，真好。”

变化远不止地面。夜幕下的前进路雨污分流工程现场灯火通明。施工班组破开路面，新管道缓缓入槽。地下管线纵横交错，燃气、电力、通信盘根错节，每一米推进都要反复勘测。“老城区地下情况复杂，很多路段只能做‘微创手术’。”项目负责人王晓利已在管网一线工作十几年，“老百姓看见的是河水变清，看不见的是地下几百公里管网。管网不通，岸边种再多树，河水依旧好不了。”

支撑这场“微创手术”的，有一支有着半个世纪光荣传统、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“地平线下的太阳”的队伍——徐州市下水道四班。徐州市下水道四班成立于1970年，承担着市区133条主次干道近1020公里排水管网、4万多座窨井的疏浚维护和75所泵站的监管防汛任务，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、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。四班党支部带领全体职工，大力弘扬“宁可脏一人，服务千万家”的宗旨，让党旗在治水兴水一线高高飘扬。现任四班党支部书记、班长张耀文说：“新时期有了新的工作方式，但四班人身上的责任和担子永远不变，共产党员的身份永远不变，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不能变。”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徐州不追求表面景观速成，沉下心补齐地下短板：全市累计新建、改造、修复雨污水管网1767公里，城镇污水处理能力达170余万吨/日，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、全运行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提升34.69个百分点。从全地下式污水处理厂到密布街巷的管网，再到入城河道前置净水厂，一套“源头控污—管网收集—集中处理—生态补给”链条逐步成型。丁楼、南望净水厂将再生水深度净化，作为生态活水补给给黄河及城区内河，激活城市水生态循环。

治水从来不是水务部门的独角戏。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中，生态环境、水务、属地街道联动，一个排口一个排口排查、溯源、整改、销号。一些排污口藏在居民楼背后、河堤缝隙中，工作

人员踩着泥泞沿河徒步，不放放过任何隐蔽点位。在徐州市智慧水务运行调度中心的电子大屏上，全市主要河湖、排污口、污水处理厂监测数据实时跳动，无人机遥感、地面视频监控、水质自动监测站点构建“天空地”一体化监管网络，断面水质异常时系统自动预警——数据实时回传，快速锁定问题河段，处置效率大大提升。

告别“重地上轻地下、重景观轻实效”，徐州治水理念发生深刻转变：看得见的景观是成果，看不见的管网是根基。从末端修补到全链条闭环，水环境治理正向着长治久清扎实迈进。针对农村水环境短板，徐州同步完善农村污水设施建设运维保障机制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69.8%，城乡水环境整治一体推进。

织就水安全防护网 从逢雨必淹到安澜入城

水安全是城市生存发展的底线，也是城水共生的前提。自2022年9月起，徐州市启动“三年攻坚、动态清零”行动，总投资22.2亿元，实施河道治理、管网改造、闸站建设、源头减排等8类175个专项工程，覆盖汇水面积近72平方公里，直接惠及居民75万余人。

治理中，徐州对主城区居民小区、下穿立交、低洼路段、在建工地周边等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，154个易涝点位逐一登记造册、上图入库，建立“一点一策”整治方案。对下穿立交、地下通道、低洼区域等关键点位，加装液位计、电子水尺和视频监控，汛期落实专人值守、应急抽排设备前置。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，恰恰体现了对治水规律的尊重。市水务局把支部建在项目上，以“下水道四班”为标杆，组建党员领衔的排水管护班、河湖治理班、防汛抢险班，建立“汛前全面排查、汛中动态巡查、汛后清零整治”常态化工作机制，年人均排查管网近500公里、窨井12万座次，从源头消除积水隐患。

同步推进排水管网清淤疏通、雨水口改造、排涝泵站新建、扩建，实施军民河、三八河等18项河道治理工程，清淤疏浚河道136.9公里，新建、改建闸站24座，排涝标准提升至30年一遇。水安全管理精细化同步提升，铜山区获批全国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试点先行区，为水库安全运行提供示范。据市水务局统计，2024年以来，徐州汛期面对多次强降雨均未出现明显积水，治理工程惠及居民70余万人。易涝片区实现小雨不积水、大雨退水快，城市防洪排涝韧性明显增强。

采煤塌陷地治理同步织入安全网。百年开采留下的塌陷坑塘，通过系统修复被改造为生态湿地和蓄水空间，既消除安全隐患，又新增生态水面和调蓄容量，让“城市伤疤”变身“吸水海绵”，在暴雨来临时为城市多争取一份从容。

织就水生态复苏网 从淤积杂乱到幸福河湖

治水不仅是工程建设，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。而守护这份关系的中坚力量，是全市4023名上岗履职的河长。

初秋傍晚，故黄河风光带流光溢彩。沿河步道上，散步、健身的市民络绎不绝。穿城而过的故黄河，几十年前曾淤积堵塞、堤岸残破，如今已蝶变为徐州城的“翡翠项链”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徐州累计治理中小河流14条、260公里，除险加固水闸水库58座，新增达标堤防82公里，筑牢了防洪骨干屏障。

河畅景美的背后，是一张密织的守护之网。骆驼山故黄河河长耿全每天沿河巡护，发现水面漂浮物、排污隐患、岸线破损等问题后一键上报，平台随即派单、限时处置。“以前巡河全靠两条腿跑，现在天上无人机飞、地面监控盯，处置快得多。”如今的徐州，四级河湖长体系全面落实地，一河一策、一湖一策，每条河湖明确治理目标和管护责任，以地方立法《徐州市河湖管理条例》筑牢法治保障。徐州以“党建+”引领水务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实施支部“党建+业务”品牌项目，一个党支部建立一个品牌项目，600余名党员组成“机动抢险队”“护河尖兵”“节水志愿服务队”等十余支志愿服务队队伍，让党员徽章在巡河一线熠熠生辉。

河湖治理不能简单一清了之，还要给河流生命。大沙河——这条流经丰县、沛县的跨省河道，过去淤积杂乱。借助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支持，当地实施水系连通、生态护岸、滩地修复，不搞硬化全覆盖，保留河滩湿地，兼顾防洪安全、农业灌溉、生态修复，成为苏北乡村河湖治理样板，并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。

骆马湖畔，退圩还湖有序推进，湖滨湿地草木丰茂。作为南水北调东线重要调蓄湖泊和城市饮用水源地，一泓清水牵动上下游。徐州在全国首创苏鲁边界治水“五联机制”，信息联通、纠纷联调、违法联打、污染联治、安全联保，打破行政壁垒，让跨界河湖不再是治理“薄弱地带”。

从主城区故黄河、奎河到大沙河、沐河，再到遍布县城乡村的千条生态河道，幸福河湖建设由城向乡延伸，全市建成千余条美丽幸福河湖，实现县域全覆盖。新沂沐河、骆马湖，云龙区大龙湖，故黄河睢宁段等4个河湖建成淮河流域幸福河湖。丰沛大沙河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的跨省共建项目。沛县沿河村民周广智说：“这几年河道清了、岸修好了，傍晚村民都愿意来河边坐坐。水好了，田里灌溉也踏实。”

治理摒弃“渠化硬化”简单模式，保留河滩、浅湾、湿地，还给水生生物栖息空间。消失多年的鱼虾回来了，白鹭、水鸟频频现身城市河湖，鱼翔浅底成为寻常风景。3000余名民间河湖长、护河志愿者活跃在河岸，普通市民成为河湖监督者——河湖保护从政府独奏变为社会合唱，水生态之网真正“活”了起来。

织就水资源利用网 从粗放用水到循环再生

把节水摆在优先位置，是徐州治水一以贯之的逻辑起点。农业方面，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，畅通干支斗农渠系，完善计量设施，把“跑冒滴漏”的水省下来；工业领域实施节水减排改造；城镇持续更新老旧供水管网、推进管网降损，城市管网漏损率持续下降；节水型单位、小区覆盖城乡，全市建成各级节水载体970家，实现国家级节水型县区全覆盖，全社会用水效率稳步提升。



新沂沐河、骆马湖，云龙区大龙湖，故黄河睢宁段等4个河湖建成淮河流域幸福河湖。
徐州市水务局 供图

矿井水——这个煤矿城市特有的“包袱”，在徐州正转变为宝贵资源。在位于徐州市区西部的卧牛山煤矿废弃矿井，从深处抽上来的19℃恒温矿井水经处理后，被用于周边小区集中供冷——依靠矿井水换热实现夏季供冷，低碳绿色，惠及普通居民。昔日的“负担”正转变为资源，工业文明时代留下的“生态欠账”正转化为生态文明时代的“绿色资产”。

“以水定城、以水定产”，水资源是发展的刚性约束。徐州持续压减地下水开采，地下水年开采量从2014年的6.37亿立方米压减至2025年的1.44亿立方米，压采成效位居全省前列。郑集河输水扩大工程打通区域调配通道，将外域水源输送至南四湖湖西缺水片区，补齐区域水资源短板，全市供水能力达245万吨/日。城乡供水一体化同步推进，新建扩建规模化水厂，延伸改造供水管网，强化从水源地到水龙头全链条监管，让农村群众与城区同网、同网、同质，从“喝上水”迈向“喝好水”。农村供水管理经验获全国认可，全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会议在徐召开，徐州模式向全国推广。

再生水回用持续推进，全市非常规水年利用量稳定突破1.3亿立方米，污水处理尾水供给工业企业、城市绿化、河湖生态补水，最大限度用好每一滴水，巩固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成果。从“污水—再生水—生态补水”循环，到矿井水资源化，再到灌区节水增效，一套节约集约的水资源利用网逐步成型——在这座昔日煤城，水不仅要治，更要珍惜、循环、用好。2025年，徐州荣获省对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优秀等次，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迈上新台阶。

行走在徐州大地，从奎河岸边到灌区田间，从积水点整治现场到城乡供水一线，河湖的变迁映照着一座百年煤城的转型之路。

治水之难，难在系统。煤炭开采遗留的大面积采空塌陷区，扰动了城市水系格局；老城区雨污管网建设年代久远，存在错接混接现象；多条河湖地处苏皖鲁豫四省交界，跨界协同治理一度面临壁垒。面对复杂的历史欠账，徐州治水没有走捷径，而是坚持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思路，从最基础、最薄弱的环节抓起，扎实构建“四水”统筹体系。

这种选择，体现为一种深沉而务实的政绩观。把财力和人力投向“看不见”的地下管网，启动“三年攻坚、动态清零”行动，本身就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尊重与遵循。在下穿立交加装液位计、电子水尺，汛期落实专人值守，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，恰恰反映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极端负责态度，体现了对治水科学规律的精准把握。

这种尊重，更深刻地体现在从“工程思维”向“系统思维”的治理逻辑跃升。治水不仅是工程建设，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。奎河全地下式污水处理厂，地上建公园、地下治污水，实现了环境治理与民生空间的有机统一；大沙河治理摒弃硬化覆盖，保留河滩湿地，兼顾防洪安全、农业灌溉与生态修复；骆马湖畔退圩还湖，湖滨湿地草木丰茂，生态屏障日益稳固。徐州治水已超越“就河治河、就污治污”的局部视野，正在更高层面上统筹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，系统推进人水和谐共生。

徐州治水实践也引发广泛关注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曾以三篇篇章、约6分钟的时长，专题报道徐州因水而变、转型发展的历程，百年煤城的绿色蝶变从江苏走向全国。

从“一城煤灰半城土”到“一城青山半城湖”，徐州实现了城市面貌的华丽转身。从“污水—再生水—生态补水”的循环利用，到矿井水资源化赋能，再到灌区节水增效，昔日的“生态负资产”正逐步转化为“绿色新动能”，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欠账正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逐步补齐。这种深刻转变，本质上是对新发展理念的生动画，是对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坚定选择。

水连通着历史，也照见未来。让治水成为一种深沉而坚韧的定力——这，正是徐州治水实践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。

记者手记

一座百年煤城的治水启示

魏欣